

潘伯鷹文存之三

北平行

潘伯鷹 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潘伯鷹文存之三

北平行

潘伯鷹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平行/潘伯鹰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8

(潘伯鹰文存;3)

ISBN 978-7-5326-3970-0

I. ①北… II. ①潘…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443 号

插图绘画 潘仲武
责任编辑 朱菁
装帧设计 明婕

潘伯鹰文存之三——北平行

潘伯鹰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插页 6 字数 50 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970-0/K·917

定价: 1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3-83349365

写在前面的话

《潘伯鹰文存》（共五册）终于行将问世，这套汇集了潘伯鹰先生生前未曾结集出版以及其他散佚于昔日报刊的文字作品集的出版，对广大关心和喜爱潘伯鹰诗书艺术的读者以及中国文化学术界来说，不言而喻，无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重要的文化事件。

潘伯鹰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和书画艺术鉴赏大家，其一生著述丰富，除了在 70 年前（1937 年）民国时代出版过长篇小说《人海微澜》及《隐刑》、《生还》、《稚莹》、《残羽》和《蹇安五记》等结集的文学作品外，1949 年后还出版有《南北朝文选》、《黄庭坚诗选》、《中国书法简论》及近年来出版的《玄隐庐诗》等，但潘伯鹰先生勤于笔耕，尚有大量散佚于报刊的文字，如有记人记事的，如写北平（北京）风情的；有写上海文人

的，也有谈书画鉴赏的诸多文字，却未结集出版。这些文字，随着岁月的流淌，渐渐被淹没于历史深处。但很值得庆幸的是，潘伯鹰先生这些文字的剪报资料，多多少少，还是被其家人后代保存了下来。

记得大约两年前那个初秋午后，我去小潘（潘伯鹰先生嫡孙、知名旅美油画家潘仲武）在虹口那间临河的油画工作室，与他一起喝茶、聊天，谈论他的现代经典油画创作。我眺望着窗外秋阳下粼粼耀亮的河面，谈及他正着手准备创作的当代都市女性系列油画作品《海上·花事》时，说到了中国文人常常怀存的悲悯情怀，顺便又问起了他祖父潘伯鹰先生当年所留下的著作和那些可能散逸的文字的事。

其实，这些事此前我也曾问过他。我倒并不为其他所想，只因为心中对那些被潮流渐渐湮没、却实在正是有思想、有人格魅力的老辈文化人发生的兴趣和敬仰罢了。这些老辈文化人留下的著作文字，何尝不是我们在这个匆忙、慌乱时代生活的后辈们所需要的文脉承载与文化发扬呢？！潘伯鹰先生实实在在就是那些老辈文人中的佼佼者之一，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和书画艺术鉴赏大家，因为过世较早（1966年5月在上海因病去世，

终年 63 岁)，却不太为现在的后辈们所知晓。

随着传统中国书画艺术的复兴，以及近年来开始的打捞“民国文化”现象的发生，被誉为“海派十大书法家之一的”书法集《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潘伯鹰》和潘伯鹰诗集《玄隐庐诗》先后出版了，然而当下的读者却未必真正能了解，并知晓他的许多文章和学术思想，尤其是通过他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所留下的那些性情文字，可以着实感知他们这一辈文人的文采风流与跌宕人生的事迹。

工作室的空气中，充满了油画颜料味，窗外的河水渐渐上涨了，河面反射的光芒也越来越强烈。小潘忽然说道，他胞妹潘敏那里好像还有些当年从祖父胶州路寓所获得的文本资料，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他去国数十年了，有些事大多都忘了，但有些事好像就在昨天。记忆是不是靠得住，也许冥冥中自有它的定数吧。

过了些日子，又是一个午后时分，我们在初秋的阳光下喝茶、聊天。小潘忽然跟我说，他妹妹手里的那包东西找到了，请我看看。说着，他转身走入另一个房间。不一会，他拿出一个包裹递给我。我接过，打开一看，竟是几册二十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黑色硬面抄和一厚叠

剪报的复印件。展读之下，不禁欢喜莫名，这些都是发表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报刊，以及潘伯鹰夫人张荷君收集、复印在海外报刊发表的随笔文字，大概不下数十万字。内容有记事记人，有谈文论艺以及书画欣赏等。

我即刻电话联系熟悉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朱菁。朱菁听闻有这么一个出版题材，兴致甚高，当即从西郊的住处赶来虹口察看。

研究上海史出身的朱菁看到这包珍贵的文献后，职业的敏感让她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她将这包文献材料携回，仔细阅读，并向社里汇报了这个选题。得到了一向重视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著作出版，以传播文化思想为己任的出版社领导的支持。由此，朱菁开始进入这些凌乱散佚的繁体字文献的整理和编辑，不断与我和小潘商讨这套作品的出版，包括对书中文字、照片的历史核实，以及书的版式设计和书名的定位、册数等。从当初发掘这批文献，到今日终于能够成书出版的两年里，朱菁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每当我说起她为此付出的辛劳时，她似乎也很享受地与一个文化名人的对话，只是浅浅一笑，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应该记下的一笔。

当然，潘伯鹰先生的散佚文字还有很多，因为种种缘

由，编者尚未完全收罗，其实也不可能完全的，只是尽可能地收集起来，故而命名此套书为《潘伯鹰文存》，“文存”而非“文集”，其意在此焉。尚俟有不断发现的潘伯鹰先生佚文，待再编时收入。

《潘伯鹰文存》以论人记事的《小沧桑记》为第一册，收录了潘伯鹰先生游于艺文所交往的人物，多为当时俊彦，以文人墨客，书画家为最，四十多篇随笔，或以艺叙事，或以文道人，篇幅不大，却颇为生动。《潘伯鹰手写章行严诗翰》一文有云“所谓作别后相思之资，竟成为小桑沧。”以潘先生的知世论人，虽属当时所记，作为文化传承的“相思之资”，实在也是可以欣然的。第二册《艺海夕尝录》，是取书中篇名“艺海夕尝录”名之。本册乃潘伯鹰先生作为著名书画家的谈艺录，多有精彩之语，既有对当时书画名家之点评，也有对艺术史上名家作品的赏析，颇有可读性。因潘先生本身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书法家，所以本书中论及书法，或专论者颇多。第三册《北平行》，都是潘伯鹰先生于1949年2月作为“和谈”秘书长随和谈代表团，由港飞往北平，在和谈期间忙里偷闲所写北平风情的文字，其中也有其对早年在北平生活过的风物回忆。第四册《冥行者独语》，乃是潘伯鹰先生抗战入川，

四十年代客居“陪都”重庆写下的世情人生、哲理感悟短文，包括另一专栏《中边录》的文章，皆短小精悍。最后，第五册《中国书法简论》。《中国书法简论》问世后，受益者甚广，当今书坛有成就者皆受之影响，上海为最。且此书198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后，三十多年过去，未见新版，此次所取的是由潘伯鹰先生生前手校1962年上海初版排印本，故而弥足珍贵。

《潘伯鹰文存》出版在即，作为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朱菁，让我写个“编者的话”在前。若说是“编者的话”，我实在惭愧难当，只能零零碎碎地写下这些文字，权作读者展读这套书前的絮话，讲讲这套书的来历罢了。

朱来扣

2013年6月23日于上海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 1

团城与北海之游 / 1

北平行·序言 / 8

北平行·意外的惊奇 / 10

北平行·在候机室内 / 12

北平行·飞！飞！飞！ / 14

北平行·空中赋诗（上） / 16

北平行·空中赋诗（下） / 18

北平行·在青岛的逗留① / 20

北平行·在青岛的逗留② / 22

北平行·在青岛的逗留③ / 24

北平行·在青岛的逗留④ / 26

北平行·在青岛的逗留⑤ / 28

北平行·在青岛的逗留⑥ / 30

北平行·在青岛的逗留⑦ / 32

- 北平行·浓重的北方本色/34
北平行·风景不殊/36
北平行·第一宾馆/38
北平行·到了六国饭店⊖/40
北平行·到了六国饭店⊖/42
北平行·到了六国饭店⊕/44
北平行·叶徐之宴⊖/46
北平行·叶徐之宴⊖/48
北平行·谒受业师吴北江先生⊖/50
北平行·谒受业师吴北江先生⊖/52
北平行·章士钊先生北行诗/54
北平行·故旧的会晤⊖/56
北平行·故旧的会晤⊖/58
北平行·故旧的会晤⊕/60
忆北京双十节灯彩/62
花炮与烟火（北痕之一）/65
厂甸（北痕之二）/68
北平忆语（一）/71
北平忆语（二）/73
北平忆语（三）/76
南纸店趣味——北平忆语（四）/79
北平忆语（五）/82

且今且古成一军/86

团城与北海之游

月前曾随和平四老，飞往北平。承赵君豪先生在我南返之时，叫写一些故都风物。敬以此篇请正，并求读者指教。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张丰胄、焦湘宗、傅澍苍三位先生有意到北海去游览。他们邀我同去。我便携同我的男孩潘铎加入他们。这小孩在清华大学读书，难得进城，并且他不曾游过此地，所以他也很高兴。我们从六国饭店上车。还有一位中共招待员，也是初到北平的。这样便成了只有澍苍先生和我二人是“老资格”。于是义不容辞地，我二人作了向导。但是我二人并没有向他们要钱。除了潘铎为我们买门票及开销茶钱以外，我们都没有

用钱。这可以配作金山先生所说的“我们是君子国人民”了。

这“北海”是辽金以来的胜地。它原名叫琼华岛。清人入关代有增修。它和“中南海”一水相连，中间隔了一道桥。桥的两头有牌楼，一名“金鳌”一名“玉蝀”。在这桥头稍东北临水岸边便是有名的“团城”。

说起团城来，又是一连串闹不完的掌故。有人说团城便是辽后的妆楼。有人说辽后妆楼乃在琼华岛上。前人的志书及笔记，吵来吵去，谁也算不清这笔账。总而言之是“古已有之”就是了。团城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圆的建筑，用大青砖砌成一座城池模样。那当初设计的匠心和工料的结实精细，非专门研究东方建筑学的无从说得透彻。这团城里有名的宝物，共有三件：一是玉瓮，二是玉佛，三是古栝树。

团城占地并不大。中间是一所承光殿，殿中供玉佛。殿前有一方亭子，内陈玉瓮。而古栝树便生长在殿庭中。

这栝树俗名白皮松。在法源寺也有的，在其他园子中也有。以前著名的书家林宗孟住在累山大街，宅中也有两株栝树。所以他名其家为双栝庐。但是团城的栝树运气好，它们最出名。殿庭前后大约有两三株。我们去看的时候

候，只有靠右手的一株四周加了朱漆的木栏。朱白相映，衬以宫城，倒真是意态特别奇逸。这一株因为生得地位好，人家一上城就看见了，所以受到朱漆栏干的待遇。所以那后面的一株也不必叹气。谁叫它生的不是地方呢？话又说回来了，那一株不为人注意，反而自由自在得多了。

玉瓮的传说也是很多的。有的人说元朝发现的。有的人说是元朝雕刻的。以我看去，那瓮上浮雕着海马怪兽的许多形状起伏于波涛之中，那种刻法不像是宋以前的作风。说元朝不会差得太远。玉瓮发现之地，即是现在的万寿山。这山因为掘出了玉瓮所以一直名叫瓮山。到了慈禧太后要作生日，临时拿去预备建设中国海军的老百姓血汗钱，盖造了颐和园，这才硬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因瓮字口彩不好，“瓮中捉鳖”，那把他们的老太后比作甚么东西呢？然而这瓮却真好。遍体老黄色，而有极多极浓的翠色斑点。据说若是注酒，可以注下好多石，足可以使二三百人吃得烂醉如泥。那亭柱上刻了无数的字都是清高宗时御制的牛皮诗和廷臣恭进的马屁诗。

殿中玉佛传说也极多。有人说是暹罗进贡的，有的说是朝鲜进贡的。那尊佛不但玉色纯白，而且雕刻得神乎其神。当我们隔着殿中的高大玻璃龕子去仰望圣容之初，那

位弃去浮世富贵的王子，面容正大而肃静，使人起敬畏之心；但是细细看去，他面容并不完全肃静。在肃静中，我们看得出他在对我们微笑。他的一副慈悲庄严的神态中，有无限祥和。这时候，我们忘却玻璃龕子的存在。这中间没在隔阂。他以其智慧的光辉在接引我们。这似乎不是玉的，而是真的。虽然玉佛身上用来庄严的璎珞宝饰，多已被贪痴的盗手摘去不少，但无法摘去他的慈祥。他是可以身饲虎的；何有于这微末的金珠宝石？当初一些管理的官员们要将他运走。但因佛身重如泰山只好作罢。他是要静默地坚定的以其智慧和慈悲度脱众生。慢说运不动，便运动了又待如何？

我们在团城徘徊瞻眺。那天矫的古栝虬枝，正指拂在高空云影之中，下映寒波如在晶域。不忍去，也得去。于是下来走向和漪澜堂相靠倚的永光寺来。我们穿过“堆云积翠”牌楼，穿过寺，踏上到小白塔的高台阶去。在阶中俯视永光寺屋顶，各色玻璃瓦组成的图案，绚烂中有老苍之色，说不出有一种满足的怅惘。再走上尽头，到了白塔最上的基层。全城风景皆在眼底，三海之水有如一泓。

白塔下有一绿色玻璃瓦万佛亭子。亭中供有“镇海神”铜像。像龕前，是配合了亭子大小的两扇上了锁的铜

扉。这所谓“镇海神”即是西藏密宗的欢喜佛之一。这种牛首人身，脚下踏着妖魔，手中握有武器，胯中挺起一根雄伟的阳具。一尊女性的菩萨被大神一只手拥着她的背，正以一种媚恍的舞姿来面迎这橐籥的生机。“牛”“刀剑”及“阳具”皆“雄强”与“力”的象征。惟正可以驱邪；惟力可以伏魔。以无尽的慈悲之愿，无尽的勇猛之力，方可精进成佛，度脱众生。这是意义之所在。中国书中，也叫男人阳具为“势”。宫刑谓之“去势”，换句时髦话叫作“解除武装”或“缴械”。这意义也可思。对于这些无了解的人，一进雍和宫便大惊小怪以为看了春画，那就没有得着要点了。因为一切有情，尤其在人类，其行动有赖于知识的指导。而知识的为正为误，正在智慧上领会运转的一念几微。这是愿意与普天下的善知识们共同参证的。

我们从小白塔下来，到了漪澜堂后面，转到清高宗御书“琼岛春阴”的碑下，低徊很久，却也无法确定那里是辽后的妆楼。于是纡回到漪澜堂前面来。我们向金鳌玉玦桥看去，海子上的冰已因天气转暖，融去很多。已经有人在滑冰了。这里有餐馆卖茶。问起一个小侍者年纪十五岁。他是我离开北平两年后出世的。现在已是一位很伶俐干练的堂倌。我因之想到二十几年前，也曾夹在许多小姐

和先生们之间，常在漪澜堂前作滑冰的游戏。那时我也是一个“俊后生”。那时与我们一同游戏的美人，兰心蕙质，娇弱葳蕤。现在已经有许多作了外祖母了。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可以作祖父，我想她们一定还比我“走在时代前面”些。为要将此地不留衰老的印象，我将美丽活泼的回忆留在这里。我们绕过岸，到五龙亭去吃茶。

所谓五龙亭乃是五个亭子。其中一个最大，亭顶的藻井，雕镂极精，作蟠龙形势。我忘记它的正式名称了。我们拣了一个向阳的茶座，一边苏息，一边谈天。这时亭子基石边上的水，清而且深。水中荇藻因依，现出一种柔和的苍翠色。波纹起处，水草随之摆动。渐向远望去，渐渐起了一道似有还无的水雾。对岸漪澜堂一排半圆形的楼阁，衬着背后的丛树高塔，倒影水中，简直是仙山楼阁。夕阳非常解事地从西边云底下斜透过来。一片如毂的水光，迷了我们的眼睛，却把它当作“雾”了。这时夕阳中仿佛忽然幻出绚烂的境界。那粼粼一片水，又成了冰场。“外祖母”们都回复了青春，一个个的都翩若惊鸿地，在冰上以“外刃”作“花式”的溜冰。我呢，也又成了活跃的少年，以愉快的心情追逐那些如烟如雪的影子。真的呀，“大地山河如弹指”。这，这是我的华严世界！